

傷兵東四郎

戦

石田さん、
国に向か
のなか
ら別
北
県多
二、上
離列車
「死ぬま
しょうね」という体験を
昭和二十年八月、河南省・蘭陽市
を話し出した。

中国残留兵士の半世紀



厳しく問うた長老
北野さんの中国通いは、

入れ
もな
など
相は

資料

伤兵东四郎

秦俊著

华龄出版社

(京)新登字 068 号

伤兵东四郎

秦俊 著

华龄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大红罗厂街乙3号)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省新野县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3 印张 14.5 万字

1995 年 9 月第一版 1995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80082-628-7/I·90

定价：7.80 元

内 容 提 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侵华日军在仓促撤退时，将一个重伤致残的伤兵石田东四郎遗失在中国一个偏僻小山村，村民孙邦俊饱受被侵略之苦而又纯朴善良，当他发现石田东四郎时，国恨家仇与人性良知在胸中展开了激烈斗争，最后终于以中华民族宽宏博大之心原谅并收养了这个伤兵。建国后，伴随着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十几顶可怕的大帽子飞到孙邦俊头上，弄得他家破人亡。但人类的共同感情已把两个不同国度的人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孙邦俊仍一如既往地照料着昔日敌国的伤兵，临终前再三叮嘱儿子，好好赡养石田东四郎，寻机为他找到日本的亲人。子承父志，忍受着失学、婚变、政治歧视的莫大痛苦和耻辱，继续照料这个伤兵，为给石田东四郎治病，不惜卖血筹款……四十七年后，这伤兵终于与他的亲人团聚，日本举国为之震惊……

本书根据真实事件写成，故事生动感人。

目 录

一、血海深仇.....	(1)
二、桃木粪叉	(11)
三、牧牛招祸	(20)
四、天下第一勺	(33)
五、风流荷花塘	(44)
六、还是行善好	(57)
七、二下南阳城	(72)
八、他真的傻么	(85)
九、行善不如偷	(93)
十、厚脸皮儿.....	(102)
十一、厕所尿户.....	(113)
十二、啥球红卫兵.....	(126)
十三、爹没本事.....	(139)
十四、虎毒不伤子.....	(150)
十五、众星捧月.....	(162)

十六、知夫莫如妻..... (174)

十七、东归扶桑..... (186)

尾声..... (195)

附录：1、四十七载扶桑情

2、追溯记忆之旅

3、为报中华养育恩捐资谱写友谊曲

血海深仇

星星还在眨眼，太山庙街的公鸡便不迭声地叫起来：“咕咕咕”。这声音激昂而亢奋，呼唤着曙光，本已疲惫不堪的夜魔经过一阵喘息，抖动着翅膀向星星压去，天空渐渐黑暗起来。一百多个日本兵悄然来到太山庙街的广场上，那里停着两辆军用卡车，中队长原野次太郎一边指挥着日本兵上车，一边焦急地向村内张望，自言自语道：“津田康道呢？”

小队长津田康道拎着一只半旧军鞋，急匆匆跑来，气喘吁吁道：“中队长，住过的几个地方我全找过了，只找到这只鞋，是不是多派几个弟兄到街外找一找？”

中队长手一挥说：“时间来不及了，快上车吧！”

“中队长，咱不能把自己的队友丢在这里呀！”

中队长眼一瞪斥道：“你懂个屁！天一亮老百姓围上来，我们还走得了么！”

津田康道的嘴动了几动，正想说些什么，中队长已经钻进了驾驶室。汽车轰鸣起来，在队友们的呼唤催促下，他勉强爬上了汽车。

军车滚动，津田康道双手按着车梆，望着灰蒙蒙的原野泪流满面。

军车越滚越快，津田康道失声痛哭道：“石田东四郎，我们对不住你，对不住你呀！”这哭声越传越远，撕人心肺。

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树上的小鸟从这个枝头跳到那个枝头，展开它们的金嗓子迎接着金色的太阳，太山庙的大街小巷突然响起了清脆的鞭炮声和鼓乐声，满街的标语满街的人。太山庙沸腾了，沸腾的人们载歌载舞，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

街外，荒凉的山坡下有一新坟，坟前竖一招魂幡，那幡经东南风一吹哗哗作响。幡下跪一汉子。这汉子四十七八岁年纪，衣裳褴褛，一脸菜色，面前放着一只全鸡，一瓶大曲酒和一盘窝窝头。他恭恭敬敬地朝那新坟磕了三个响头，低声唤道：“妈，不孝的邦俊儿子看您来了！”他抬起头朝着太山庙的方向张望片刻，满脸泛着红光，两只深陷的眼眶涌出一串晶莹的泪水，冲着那坟兴奋地喊道：“妈，您听，日本鬼子终于败在咱中国人手里，插着白旗逃跑了！您看，太山庙多热闹，乡亲们多开心呀！”

他的母亲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火一样的红旗，耀眼的标语，无尽的人流，还有那鼓乐队、狮子队、高跷队、旱船队、秧歌队和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游行者挥舞着小红旗，一遍又一遍地高呼口号：“八年抗日战争胜利万岁！”“坚决要求公审东条英机！”“严惩一切战争罪犯！”“人民万岁！”“和平万岁！”……

那汉子冲着新坟继续说道：“妈，儿知道您死得屈，儿已经串联了几十个人，想把咱太山庙上那一群日本兵截下来，杀了头祭您！可长绪弟说，共产党的政策不杀俘虏，他还说日本侵略咱们，受害的不只咱们，日本人民也跟着受害，咱们真正的仇人是日本那群战犯，叫孩子莫截那群日本兵。妈，我

长绪弟是共产党的人，还是村长；他的话俺能不听吗！”

田间小道，走着一个似人非人的怪物，这怪物裹着一套破旧的日本军服，浓密的小黑胡，那脸尽是血，蓬头垢面，头上还扣了一个烂尿盆子，一副傻头傻脑的样子，走路的时候那手不断地抚摸着耳后那团经血浸过发着黑紫色的棉花团。当他行至那片绿中泛黄的红薯地的时候，脸上泛出一片希望，跑下田埂，大把大把地采红薯叶吃，吃得满嘴绿莹莹的。

一群割草娃挎着箩头拿着镰刀，朝山上走去。走在前边的是一光头、豹眼，只穿着一件裤衩的小孩。他无意间朝红薯地瞥了一眼，惊叫一声道：“你们看，那是什么东西？”

众小孩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发出一片惊呼之声：“妖怪，莫不是妖怪！”那个长着一对猫眼，留了个偏分头的小孩，朝后退了两步，颤颤惊惊道：“咱们拐回去吧，我怕！”光头小孩斜了他一眼道：“胆小鬼，大白天怕个啥？”

偏分头小孩胆颤心惊道：“我怕鬼，我奶奶说，这一带原是个杀人坡，杀了很多很多人，常闹鬼。地都没人敢种，荒了十几年……”

一个长着一对虎牙的小孩往前凑了凑道：“我也听我奶奶说，这地不好，邦俊叔家买下这地，不到一年，死了两个人……”

光头小孩朝地上呸地吐了一口道：“你俩说这算个屁，你们知道我爷咋说？我爷说天底下从没有鬼和怪这回事，那都是胆小人自己吓唬自己！”

虎牙小孩撇了撇嘴道：“既是没鬼，你敢过去看看么！”

光头小孩胸脯一挺道：“有啥不敢！”

“那你咋不去呢？”

光头小孩心里象揣了个小鼓，不去吧，大话已经说出去了。去吧，心里着实有些害怕，他朝红薯地瞄了两眼，那脚抬了几抬没有挪窝。在众小孩一再撺掇、讥笑和催逼下，他总算朝前走了几步，每走一步，那心便要往嗓子眼上提上一提，他毕竟是一个小孩，一个刚满十二岁的小孩。

偏分头小孩胆小心却善，心中那份害怕，那份担心，决不亚于光头小孩，他颤抖着声音劝道：“保天哥，你回来，咱们去西山割草吧。”光头小孩回过头来，投之感激的一瞥。

虎牙小孩和光头小孩是对门邻居，前者是裁缝世家，后者是三代屠户，素来有些不和。这不和在两颗幼小的心灵上过早地投下几道暗影，小小年纪便学会了敌视和算计。

“保天弟，‘大山不是人搬的，牛×不是人吹的’，你真怕了就不要去了！”

光头小孩如何受得了这等奚落，心一横，朝红薯地走去，他一边走一边暗自埋怨：“孙保天呀孙保天，你为啥要逞这份刚强，你还是折回去吧！”这念头一闪又逝：“光天化日之下，我就不信会有妖怪。”他挺了挺小胸脯，硬着头皮朝前走去，但那腿越抬越沉，好似坠了铁块一般，距红薯地还有三四十步远的时候，两条腿再也抬不动了。但那嘴不甘示弱，冲着怪物大声喊道：“喂，你是谁？”声音虽大，却有些发颤，连喊三四遍，一点反应也没有，他的心愈发有些胆怯，腿肚子抖个不停，可他毕竟是屠户的儿子，强迫使自己镇静下来，弯腰摸了一个圪垯朝怪物砸去。那圪垯啪地一声砸在怪物背上，

散落在地。怪物忽地直起身子，朝光头小孩望了一眼，哇啦哇啦叫了一番。

当他直起身子的时候，那模样儿把光头小孩吓得魂不附体，掉头便跑，慌不择路，被石头绊了一跤，头磕了一个血包，爬起来又跑，引得众小孩也跟着跑起来，直到撞上祭母归来的孙邦俊，这才止住了脚步。

众小孩七嘴八舌道：“邦俊大叔，不得了了，你那红薯地里出了妖怪！”

孙邦俊朝红薯地里望了一眼，果见一个似人非人的东西，心里咚咚跳了几跳，但他毕竟不是小孩，他对鬼怪这类玩艺，原来就不大相信，就是相信，天底下哪有这么厉害的鬼怪，敢在赤日炎炎的阳光底下走动。他深深吸了口气，紧了紧蓝布腰带，大踏步地朝妖怪走去。

那怪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直起身子，手搭凉棚朝这厢张望。他这一望，望得孙邦俊热血上涌，气冲脑门。

他见过日本人，日本鬼子曾经三临梁沟村，杀他的同胞，奸他的同胞。他的母亲，就是惨死在日本人手里。

南召多山，山连着山，山接着天，形成了一道道天然屏障，还驻扎了国民党的一个军，这个军的军长叫高树勋，是条河北大汉，也是一位抗日名将，由他守着南召，照理日本鬼子是打不进来的。可日本鬼子偏偏打进来了，打进来就象扒个鸡笼那么容易，容易的原因是南召人自己不争气，出了五六个汉奸。

日本鬼子开到梁沟之时已经过足了放火的瘾，他们不再

放火，一味地抢、一味地奸，就连产妇也不放过。

人都说土匪的心是黑的，杀人放火就象喝凉水一样。孙邦俊的母亲，已经 62 岁，大大小小的匪祸经过了十几次，你是说过白郎还是过老洋人，哪一次没有亲眼目睹过，还不都是安然无恙！可她这一次却错翻了老黄历，日本鬼子的心更甚于土匪。老太太您没想想，无论那家土匪，谁不是炎黄子孙？谁不是喝中国的水长大的？灰不热是火，杀人放火时还多少留点情面。可日本人不行，他和你无牵无挂，丢下老婆孩子翻越千山万水跑到南召，图的是啥？不就是为了欺侮咱，杀咱、抢咱、奸咱，图个不劳而获，图个一时快活！

老太太不懂这些，不懂也罢，还有些固执，日本鬼子距村还有四五里的时候，儿子强行将她背到村外，她又哭又闹，两只枯柴般的拳头不住地擂向儿子的脊梁。她说她舍不下她那带肚的瘸腿驴，这驴是她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抠出来的，整整抠了五年，攒了七八块钢洋买下的，拉犁、拉磨，为她一家立下了汗马功劳，那腿就是在她家累瘸的跌瘸的，如今又怀上了小驴羔子，她能舍得下吗！

她还说，民国十三年过老洋人，全村的人都逃了她没逃，没逃的缘由是她家刚收过二亩花生，堆了满满三大囤子。她要拿这花生给儿子娶媳妇，她怕她这一走，村上的几个无赖偷她的花生。

老洋人的队伍一进村，便挨家挨户地抢东西，看见了她的花生，喜笑颜开，一个头目模样的青年土匪，不知从哪里弄来一辆牛车，非要装她的花生。她给他下跪，头都磕出了血。他骂她，踢她，还拿鞭子抽她，抽得她满脸开花，她还

是不让装她的花生，这事让一个中年土匪瞅见了，叹了口气，将青年土匪劝走了。她保住的那是三国花生，分明是一个漂亮贤淑的儿媳妇。有了儿媳妇，孙娃孙女炒豆般的朝她家里蹦，保英、富莲、保杰，加上夭折的，刚好半打。

保英今年已经十九岁了，三年前抓了壮丁，要不是保英他爷害了几年病，两年前就该为孙儿娶亲。如今老头子走了，老头子弥留之际，攥着她的手老泪纵横道：“英她娘，俺对不住你，害了几年病，把咱这个家拖垮了，把英儿的婚事也给耽搁了……”

老头子走后，她拼尽全力支撑着这个家，还为保英订了婚。梁沟是个大村，也是个老村，婚丧嫁娶唢呐是少不了的，少的一台，多的十几台，她不想把孙子的婚事办的太寒酸。有人说钱是人的胆，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岂止是胆，还是人的脸。没有钱，那脸就风光不起来。为攒钱，她把一双混浊的老眼盯向瘸腿驴，不叫它拉犁，也不叫它拉磨，精草精料地喂。终于使它青春焕发，怀上了小驴羔，这哪是小驴羔，分明是她的脸，她的孙儿媳妇！

赶走了儿子、儿媳妇，他们是哭着走的，一步一回头……

保杰还不到三岁，懵懵懂懂，直到看不到奶奶的影子，才嚎地一声大哭起来，他支叉着两只小手哭着喊道：“奶奶……奶奶！我要奶奶……”

奶奶何尝没哭，没喊！她的泪在肚里，声音也在肚里，深一脚，浅一脚，逃也似的逃了回去。

院还是那个小院，土打的院墙，枣木栅门儿，一切都显得那么亲切。

正在院中刨着蹄儿的瘸腿驴，一声长鸣，挣断了缰绳，颠着大肚子，哞哞哞叫着，一拐一瘸的朝她迎来，舔她的手，啃她的衣襟。

她轻轻地抚摸着它的头，它的肚子，把半边脸贴在它的肚子上听了好一阵。这一人一畜，用无声的语言，诉说着心中的思念之情。

砰砰砰，枪声一阵紧似一阵。瘸腿驴一脸惊悸之色，它的嘴张了几张，没有叫出声来。

村里乱嚷嚷的，一些未来得及逃跑的村民被日本鬼子赶到孙家祠堂前的草坪上，一个挎着东洋刀的日本头儿哇啦哇啦地讲了一番后，把脸转向身边那个瘦骨伶仃的老头。这老头是县城一个教书先儿，上大学时学过两年日语，县城沦陷后落到日寇手里，为保条活命给日本人作起了翻译。他的日文功底本来就不怎么样，又上了年纪，耳朵有点聋，翻译时常出错儿，那脸被打得又青又肿，祸及牙齿，说话有些不包风，邦俊她娘费了好大劲才听懂了一个大概，那意思是说，皇军说了，中日原本就是一家，他们在那边很争气，把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搞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老家人不行，官员们处处替自己打算，又是闹军阀，又是闹共产，搞的民不聊生，国势日衰。

这话邦俊娘第一遭听说，还出自一个日本人之口，她觉得日本鬼子到底是正规军队，不象那些土匪，也不象传说的那样，只知一味地烧杀奸掠。他们懂理，也知道讲理，尽管那话不十分确切，却也有几分道理。中国乱，乱就乱在军阀上，穷就穷在作官人。她憎恶那些军阀，那些贪得无厌的区

长、乡长、保甲长，但她不惜恶共产党，民国二十一年过贺龙，她家住了一个班，小伙子们张口大娘，闭口大娘，还帮她打水扫地，开拔时送给她一大袋白面……

一阵哇啦哇啦声响过，又该瘦骨伶仃的老头翻译了，她当即关闭了记忆的闸门，侧着耳朵。

“乡亲们，皇军说了，为了老家人，他们舍妻抛子，吃尽了苦头才来到南召，他们是你们的恩人，救星，你们要好好地慰劳他们，有猪杀猪，有羊杀羊，花姑娘更是不可少的！”

她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儿，她有些怀疑，莫不是自己听错了吧？她环顾四周，一个个面现惊惧之色，那些有几分姿色的女人一个个缩了脖子，东躲西藏，更有甚者，弯腰抓了一把灰土，悄悄抹到脸上。

鬼子不傻，讲话的那个鬼子一挥手，百十号鬼子恶狼般地扑向人群，专拉那些脸上抹土，东躲西藏的女人。顿时，哭叫声、打骂声，夹杂着零星的枪声，草坪上倒下了两个男人，菊花公公便是其中的一个。

鬼子们发泄过兽欲之后，便找东西滋补，鸡子倒是很好的补品，经不住他们几天追杀，于是厄运便落到了猪羊牛马的头上。驴倒不在捕杀范围，日本人说驴肉又粗又骚，邦俊娘得了这个消息，真想去给丹霞寺的菩萨烧个大香。

她错了，驴肉，日本人并不是一概不吃，譬如叫驴肚子下撒尿的那一嘟噜东西，讲话的那个鬼子就最爱吃，煮熟后，切成薄片，浇上蒜汁，又好吃又壮阳。

瘸腿驴是个雌家伙，肚子底下没有那一嘟噜东西，照理不在捕杀之列。谁叫它肚中藏了个小驴羔子，日本人说胎盘

和血羔是高级补品，这驴硬是在劫难逃。

邦俊娘慌了，摸黑将驴牵到村口，想寻一个机会逃出梁沟。该她不走运，半道上撞上了巡逻的日本鬼子，劈头盖脸两巴掌，打得她眼冒金星，可手中的缰绳丝毫儿也未放松。那鬼子好狠，一脚将她踹倒在地，夺走了她的缰绳。她朝前爬了两步，抱住鬼子的大腿，狠狠咬了一口，引来两颗子弹。

孙邦俊二目充满了仇恨的火焰，连头发都竖了起来。他恶虎般地朝怪物扑去，劈头抓住怪物领子，啪的一个耳光，咬牙切齿骂道：“狗日的，你说说，你们在中国这几年，杀了俺们多少人，奸了俺们多少姐妹，你说呀，你说呀！”他又抡圆了胳膊……

二 桃木粪叉

那怪物怔怔地瞅着他，既不知道害怕，也不知道求饶。难道这日本人是个傻蛋！孙邦俊将日本人上下左右仔细打量了一遍，伸手拽下右耳后侧浸血的那团棉花。乖乖，这是一个弹洞，血污脓秽，足能塞下一个指头……

他心头猛地一颤，这日本鬼子伤的不轻！他打不下去了，慢慢收回了胳膊。

光头小孩大声喊道：“邦俊叔，你咋不打哩？打呀！”

众小孩嚷道：“打呀！打死这个日本鬼子！为孙奶奶，为二妞她哥，为菊花婶报仇！”

孙邦俊的心好似被人揪了一把，刚刚平息下去的火苗，又腾地一下窜上脑门，杀母之仇，不共戴天，此仇不报还算一个男子汉么！他的胳膊又抡了起来。

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日本伤兵双膝一曲朝孙邦俊跪了下去，咚咚磕了三个响头，满目忏悔乞怜之光。

打，还是不打，孙邦俊的脑瓜突然间一分为二，滴滴溜打了个滚儿，变成两个人儿，各执一词，争论不休。这个说，国仇家恨，不能不报；那个说就他那个模样还能受得住你一巴掌么！这个说恶有恶报，打死活该；那个说俘虏还要优待，何况他是个残废人儿……